牛山集

土

祭文
雜著

牛山先生集卷之九

祭文

鏡湖祠宇奉安祭文 鄭參判運忠節祠

惟靈桓桓熊羆仡仡干城護軍慷慨武穆平生忠孝全德繩墨律已喪元初心褱華壯志虎躍英名龍韜石畫直道而行剛腸不屈數邑分憂百代清芬邊鄙多聳注意方勤鹿島孤城咽喉南東九重承任千里折衝銘劒自誓盡忠報國死而後已無愧背涅島夷梗化旋旗蔽海釜彔失守嶺南兎解棄戈相望疇敢敵愾賊勢騰風鑾輿播越羽檄星馳安危呼吸公

乃奮義泣血催揖按釼抗辭主將動容樓船舉帆鼓
勇洋中諸葛呼風祖生誓江四伐五伐雷擊眷撞風
雲合變奇正神謀烏號星發浮屍塞流如雲賊艘迎
刃破竹推鋒秉鉞所向無敵漲天烟熖讋鬼軍聲睢
陽保障益州威名自夏徂秋荷戈披甲師直為壯大
勳將集天胡不佑毒丸遽及賊未盡殲公豈瞑目氣
作山河光并日月宇宙棟樑歲寒松栢敵人摧沮乃
公之烈　宗社重恢乃公之績　至尊震悼朝紳歎
服立祠　贈秩吊祭褒旌竹帛英風泉壤疏榮矧我
南鄉賴免魚肉到今受賜景慕彌切鏡湖一曲仁里

之傍置廟妥靈庶冀洋洋千秋香火自今可繼謹將
牲醴恭伸奠禮遺徽如昨聳動後生瞻式有所小攄
微誠

序

忠孝傳家說贈宋持平英甫序

余少時聞宋奉事龜壽與其弟圭庵先生忠孝俱至幼年喪母任情過哀所伏苫席曰淚必腐鷰巢廬幕生雛皆白人以爲誠孝所感後圭庵立朝名動一時及
仁廟即位圭庵不量時勢欲做三代事業群奸側目竟得重罪壁書之變李芑會實廳錄罪人名點其

當死者至圭庵邑大點之鄭順朋曰此子可惜邑不
聽殺之後邑謂人曰宋某豈不是善人但行大事不
可拘小仁譬如作室欲修基址則雖有奇花異草不
可不芟刈也李判書潤慶與其弟議政公同有時望
仁廟末判書公子中悅與其友李輝有私語犯時
忌及乙巳難作中悅欲以輝言告變自明禀于判書
公公曰身死雖可惜朋友豈忍背乎中悅問于議政
公公曰不可爲朋友而自就死地也中悅乃自告于
朝而亦不免死乙卯倭變判書公尹全州議政公以
都元帥鎭羅州貽書于判書公曰賊鋒甚銳願兄勿

進兵必避判書公答曰吾受國厚恩當以死報遂以
兵赴靈巖助戰得捷云嗚呼彼宋李兩家忠孝大節
雖在千百載之上人無不感奮興起况近代乎生也
最晩旣不得登門覿德則景慕風義徒切山仰思識
其子孫屛伏遐荒聞見未及曩在癸丑年間余寓居
洛下時有宋邦祚永叔者登第筮仕以行義爲儕輩
所推許余問其先世於人則宋李兩家是永叔之内
外祖也余私喜幸自語平生宿願庶幾可償一日邀
永叔於隣舍聆其音聲接其辭氣非悅草戰豺之類
而宜其爲忠孝家子孫也甲寅冬余搬家南下杜門

牛山深谷自此京鄉隔絶夢寐不到永叔之卒於西
塞也經數歲因人聞訃痛傷特甚以為永叔既不幸
早世雖有諸子想未及成長矣未知其昆弟幾人而
亦有如永叔者乎嗟歎不已最後人有自京來者語
及廢論謂余曰去丁巳司馬榜榜首傳會邪議劾諸
生上疏請勿拜　西宮有一士子非徒不叅兇疏獨
詣　西宮依例拜恩人皆謂之堅剛不屈者爭相稱
譽子其聞歟余問其姓名其人曰姓名則不知而居
湖西者也余曰今世豈有斯人此必傳之者誤也然
猶不忘于心會趙江陰德安偶至溪上余問無恙外

不暇出一言先以此事詰之德安曰此乃宋佐郎永
叔之弟而名某字某號曬翁者也曰言曬翁其時舉
措及平居言行纖悉備具余喟然歎曰不有是兄焉
有是弟加寳田杜氏數奇而宜其爲忠孝家子孫也
丙寅閏月曬翁自沃川訪余於牛山余時以事適在
松山舊庄曬翁留書曰嘗以同時爲幸而每有地遠
之歎不意今者進駐孔邇竟值巧違同志之一見亦
有數歟然神交已久豈以不面情意有損也遂悵然
而去余以此爲平生至恨丁卯春余領義兵至全州
曬翁以散官亦來屬撫軍司幕下余曰與同處累日

未幾 行朝命罷義旅余卽解兵而歸驪翁拘於事勢爲姑留詐容槖無糧資余傾一行餘儲以贐之握手揮涕而別居無何驪翁亦還家臨行寄書曰國事罔極言之痛哭羞辱之極萬古難雪只恨吾死不早以致此事及耳徒憤慨無益則欲決意入山以終餘年卽當還鄕以卜藏身之地然後擬進兄所展此裏曲而何可必也明年戊辰夏四月驪翁病歿道途綿遠邈不聞知庚午冬德安書以報之余爲位而哭哭之長慟以爲驪翁眞趙嘉之流也噫永叔早世驪翁又逝天何奪善人至於此耶天意未可知也雖然忠

孝家子孫豈止於斯二人乎當必有繼之者尋常言語間每向人說不置後永叔子時瑩以主簿微官丙子之變入江都同仙源金相公死節今並享忠烈祠驪翁第三胤時烈英甫以學行爲世名儒望重朝野古所謂青成藍藍謝青者此也忠孝家子孫久而愈顯雖四代翟氏無以過矣英甫以余爲驪翁知己上年季冬命駕來訪相對悲歡破涕爲笑英甫曰請余曰吾先子知己莫如公願記一言以爲家傳余感其至誠不敢以不文辭第其言行遺蹟已載於諸公記事而清陰金相公所撰墓碣銘尤爲有道不愧之文

則以余犬吠驢鳴其如王上加泥取人譏侮何雖然越千里來辱之意不可不報塞聊書所懷如右以答其請又以一説繼之於後惟英甫察之英甫其時行色忙遽不得信宿而去雖欲贈言尚可得乎只以先賢之出處可疑近世師友間脫節之未盡者爲英甫畧及之英甫其亦記憶乎否英甫得之於家庭質之於先覺學博而行全識高而見明其於出處大節不待人言而講之熟矣余何敢容喙於其間乎顧余年逾七旬去八纔五此日之別卽是永訣歸見賭翁當在朝夕賭翁倘問贈吾兒何言云則余將無以爲辭

偕易及此未知英甫以爲何如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吾英甫勉之哉

附宋英甫書

昔年委晋門下獲償平生積慕然彼時行色甚忙未得穩承清誨茹恨在心蓋至今而未沫也前月晦閒務安宰褫到令春所惠書及序文一篇濯手莊誦蓋至於墨渝紙弊而不敢釋也序末致意尤警切精篤教生雖萬萬無似敢不終身佩服以不負君子以德之愛也噫先人平日不知不肖而期待甚重誨責甚篤然質旣卑駁行又不力尤荅曰

多悔吝山積甘自棄於小人之歸倘或曰此改圖果有進益則文丈真不負先人而先人取友之端於此而益驗矣未知此志終不渝也吾信後暑雨蒸鬱未審靜裏起居萬福仰溯如渴敎生蔵縮窮鄉嶔水屢絶雖吾道固應如此然人子之情不能不傷歎也相去絶遠未涯承際實覺悵恨伏惟馨龜琢莊歲久益神更祝加護脫景以副遠誠不備

戊子六月二十九日敎生宋時烈再拜

傳孝堂贈主人序

南平奉秀混曾祖及祖父兩世以孝名後人扁堂曰傳孝

孝者百行之本而世之為孝者鮮雖間有其人而至

於傳子則古未嘗有也今於南平奉氏家見之矣奉氏曾王父以孝聞其子能繼先志行尤著稱江鯉之躍猛虎之隨苟非孝感何以致此生乎末俗得見斯人其亦幸矣傳孝扁堂豈不信哉後之登此堂覧此扁者其不孝者思以為奉氏之孝其孝者思以為奉氏之傳則奉氏之孝不獨為奉氏一家之慶將見人人觀感其有補於世教也大矣猗歟盛哉梁遂初言奉氏第三子年十餘歲見以其父居喪終三年亦不食肉云非其出於天性者能若是乎他日鯉虎之感當復在於此兒奉氏勉之哉勉之哉

記

牛山田舍記

牛山田舍者氷壺子暮年棲息之所也牛山寶城坮村名在寶城順天同福三邑之交距寶城六十里順天百餘里同福則五十里曹溪山在其東坮鷄足山在其東南天鳳山在其西南茅後山在其西坮四圍環合皆名山也牛山處其中央距曹溪天鳳兩山十餘里鷄足茅後纔五里許路通三邑而皆崇山峻嶺深林窮谷艱險無比至此始平曠舊多居民亂後流亡今只存十餘家丁酉兵火之所不及其幽深可知

牛山有内外兩村皆背卯面酉其外村則東峯爲主山是鷄足之一支也鷄足一支繞村之左爲南嶺東峯一支繞村之右爲壮岳茅後一支抱村之前爲西山即村之案山也東峯高低起伏而来約可數里許盡爲原可容百餘家上有長松萬餘株鉅竹千挺下有蓴湖深可數丈魚大小不可勝數湖之東渚有石壁壁兩頭皆入湖心可作釣臺西山之外有大溪環焉其名曰竹川發源於長興獅子山壮馳百餘里至村西十里許與菖川合菖川者卽同福赤壁之下流也過西山至南嶺下爲印潛淵至釣臺下爲石灘潛

淵深不可測泛舟泝洄可三四里淵之東南雲壁屛
圍西北明沙練横壁面丹楓苦竹縈錯如繡翠禽白
鳥飛鳴下上乃一區最勝之地也石灘清淺可涉灘
臺之間有洲長可里許廣可數十步其南則瀦淵而
西石灘東蓴湖三面皆水有松五六株無他雜木每
夏秋盛漲水襄洲上則三水混合渺然爲一巨浸釣
臺左右夾以兩澗南澗則自南嶺遵谷而來北澗則
自北岳後洞而來會合于竹川東峯之北別出一支
西來數百步爲內村之主山主山之南又出一支繚
而曲約數百步峙而爲峯與北岳相對其中別爲一

洞洞之左右巖石錯落如散碁巖底有泉流下洞口與壯澗合泉澗之間曠可百餘畝相傳是國初名僧無學所居其母墳今在釣臺南距村纔一里許潜淵石壁之上有一條細路横渡南澗傍石灘經長洲指壯岳外而去洞門深鎖行人過者殊不知洞裏之有人家也余欲家于洞中而置亭於釣臺以為舒眺望接賓客之所自洞至亭纔數百步可杖屨来往也南嶺壯岳西山之間土地饒沃水陸田甚多若穿渠引竹川水灌于西山之下則每每膴原皆可種以秔稻鍤雲渠雨真所謂鄭白之沃也遊谷在村之左其深

十許里有泉石之勝陸田不可勝耕自經亂離居民散亡殆盡田多污萊草樹薈蔚只有數三人家以其谷太幽深非鳥獸與同羣者不可居也牛山傍近如曹溪茅後天鳳諸山多有名寺而曹溪松廣寺名聞一國自村抵寺細逕並江而上約可十許里有時乘興尋僧亦一勝事也余少多疾病性且踈慵不合於時惟以畢命丘園為心自逢兵亂以来尤無意於人世常欲移家入山考槃澗谷而溪山佳處每恨其土薄難耕艱食為患家累相牽未能決去恒鬱鬱不樂頃在丁未年間同郡林埈叔瞻来訪因與同宿是夜

夢與叔瞻及朴君而認彥章相可居之地行到一處山明水麗樹木蔥蒨景物甚佳余謂二友曰此地可居但西北山豁受風此可恨也叔瞻曰若多栽松竹歲久蒙密則當無此患也曰相與賦詩數篇蝴蝶忽驚蘧然而興則乃一夢也詩盡忘只記吾詩滿天風露月光寒一句以語叔瞻且說夢中所見山川形勝叔瞻曰早晩當得佳地如此夢也余自得此夢五六年間想像不能忘恒往來于心曲越四年辛亥余自寶城松山別業撇家還京治駱山梅溪舊墟而居之冀紹堂搆之業顧以鄉思難禁桂玉多艱懷歸未果

每切匏繫之悲癸丑之冬余往寶城路出曹溪山中投宿松廣寺明發向松山行十餘里淸江白石處處佳勝而恨其地皆磽瘠不可以廬也行至郡北六十里許登一峴山下一村頗瀟灑幽寂問之僕夫則曰此牛山村也余俯瞰而過殊不以經意也既留松山數月彥章相過留宿語及牛山因問彥章果彥章之所嘗遊歷也彥章盛稱溪山之勝且言其田饒且多可以卜居余聞之喜甚叔瞻亦以書贊其決因携叔瞻彥章往視之自松山六十餘里三人並轡沿江行到牛山周遊歷覽則果昔年夢中所見也山川宛然

一一符合而西圵果豁二友亦在焉其奇事也余以
前夢語二友亦皆記憶而叔瞻則能誦吾夢中舊句
相與慰賀而歸遂定移卜之計而可宅之地方爲村
民所占無隙可厠於其間意甚恨也旣而其人聞吾
欲得之遂請吾求售許以遷居側近而歸其室於吾
永作同社之好余曰以重貨易之越明年甲寅抄秋
自京盡室南下而徃家焉牛山與松山庄相距一日
程我於山水求之亦切經行玆地非止一二而四十
年来今始相遇物各有主遇各有時正謂此也噫人
生百年之內閱世如蜉蝣古人逆旅過客之說眞善

喻也固當安土順天以畢餘生而茀松山舊居迫近
城市塵囂惱我久有意於遷喬而未果也今日牛山
之卜只取其幽寂之趣而恨其得之太晩來日無多
享此清閑之樂其與幾何余今年踰不惑半百已近
造化真宅之歸想不遠矣一念眼眼不無齊景之顧
懷好生怛化固衆庶之常事也古今牛山真箇一轍
有愧達觀時復自笑抑吾靈臺之中亦有別乾坤一
安宅仁山智水萬物皆備無邊光景不減沂上之與
而弱喪年來茅塞久矣倘能迷道知返復我之初則
雖蓬蒿陋巷必將有靜觀自得之妙矣不然而適墳

冥行迷不知復徒以擬弄烟霞追逐雲月而已則雖有如牛山數等之泉石亦未免為玩物喪志之歸山不負吾而吾負山矣其於吾安宅何在京諸親舊問我新居形勝如何或有怍我既來而復去者余既以實荅之如右而曰筆以記之欲曰以自警焉

附吳翰林 希道 跋

大凡世之所謂可樂者處二塗焉仕宦與山水也故君子之不得於朝者必擇遊棲之所以寓其樂焉豈非偃仰考槃之樂足以敵綬冕之榮也哉然而為仕宦者必服纖馳良朱丹其轂耳咽竹緜之

音目眩黛白之色故其樂也醲而厚居山林者登芒濯清折茇燔松寂寞枯槁無豐蓁之享故其趣也淡而薄厚者易溺淡者易厭人性然也惟其不溺於人之所易溺不厭於人之所易厭非君子之自樂其樂者不可冀矣故世之人攣皆舍此而慕彼棄內而趍外不得則求而得之既得則求而固之皓首乾沒迷溺不返者踵相接也間或有有志遯擧而亦未免牽情擬足不能長往或既往而不能久或既久而不能終若然者其心出入於君子俗人之間而無所得於仁智之真樂者也是以塵

路小達人之跡林泉無俗士之廬矣余見氷壺公
弱冠慷慨千里尋師馳驟仁義之途若蒲梢駃騠
焉名聲溢於談者之口孝悌著於鄉黨之稱挾是
而往求行道於聖明之世借吹噓於公卿之間則
吾見其易爲力而無難事矣顧乃薄顯仕而不慕
外義名而不求自京輦而還于鄉自故鄉而入于
山惟恐去世不遠潛跡不密選勝卜居以爲終老
之所自謂發於疇昔之夢而恊諸平素之願觀其
立言述志又不以徜徉脫略誇詡於俗子之觀而
汲汲焉惟以靈臺之堙晦舊學之茅塞爲恨不徒

樂於山水而求諸方寸不沒情於外物而惟務在
内要使仁山智水截然浩然於吾心之裏則其於
流且峙者必能默契於動静之體而樂之不倦矣
玆豈非不溺人之所溺不厭人之所厭者耶既往
而能久既久而能終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噫世已末矣仁義路荒山水之知樂者鮮矣見人
之樂山水而不譏而笑之者亦不多見則見氷壺
之所樂而知氷壺之所養者其亦君子之徒歟余
雖蒙淺而山水之癖則得於性者然也見牛山之
記而心豔慕之不能無一言以尾之若其山川觀

望之勝則他日從遊尚能為公賦之

題跋

書抗義新編圖後

某於先生雖未及登門覿德而竊嘗景慕風義自聞殉節以来尤切山仰其遺文事蹟世多未傳恐或久而泯沒積年搜訪僅得封事雜著總若干篇分類為全集凡六卷一陳時務二救師友三論朝廷四請絕倭五擧義兵六雜著將欲傳諸同志以謀不朽苐劇切責逆仇敵滿國百年論定之前決不敢輕以示人於是撮其中請絕倭擧義兵疏章書檄附以碑文言

行別爲一書名之曰抗義新編旣又抽得八事令畫手李澄寫以爲圖置之卷首俾觀者目擊而思存雖愚夫愚婦亦得以聳慕而興起焉老泉所謂像亦不爲無助者此也至於躬耕賓禮兩圖或者以爲不切於此錄殊不知先生之忠本於孝移而忠孝之道又本於服事先覺而待之生三事一義無二致也雖然先生身乎今而心乎古者也不得其心而惟跡之求則區區毫墨固不足以知先生古人言書不盡言圖不盡意然則觀乎是書者盍相與求其心焉

書月沙所著抗義新編序後

吾友月沙李公廷龜爲諸生時讀書山寺聞有通信之行草疏極言其不可撤榻下山將爲叫閤之舉時公之妻父權公克智爲大司憲公先見權公謂曰不可通好蔑酋大義甚明而 朝廷無一人言之者吾欲抗章昌言之丈人方爲言官亦不當齰舌無言權公取其章覽之歎曰此論極是極是然儒生何必上疏吾當以此意論 啓君可姑止遂删去請斬倭使等數款盡用其文而爲劄上之 答曰劄陳忠讜之論深嘉爲國之誠但廟堂豈偶然計而如是議定乎玆未得從之公時年尚少與先生素昧平生而千里

之外所見不謀相符如此真所謂魯有兩生而不可謂秦無人焉今此序引公樂爲之當筆者盖亦意氣相感而覽是書者之不可不知也

書東還封事後

右我 昭敬大王七年甲戌重峯趙先生以質正官赴京諦觀 中朝文物制度之盛意欲施效於東方及其還也草疏兩章切於事務者八條關於根本者十六條先生先上八條疏及質正錄一篇以爲我國當一遵 明制 先王批曰千百里外風俗不同若不揆風氣習俗之殊而強欲效行之則徒爲驚駭之

歸而事有所不諧矣於是先生知言不用不敢更上後十六條疏而今其遺稿猶幸尚存竊觀先生之志不止於效行　明制將欲因此推而上之挽回三代之治而　明制尚不許施行則他又何望茲所以括囊退藏者歟噫先生生于嘉靖甲辰而以萬曆甲戌奉　命觀周則是時先生年纔三十一而其見識學力已造高明正大之域則實吾東土箕封以來數千載閭閻世鍾英傑出之真儒也有臣如此而言計不用終身轗軻竟以伏節而終豈不痛哉愚自弱冠之日欽仰先生不啻山斗嘗恐事跡泯沒無傳積年搜

訪僅得遺文若干篇類為全集欲剞劂廣布以圖不朽而卷秩頗多工役未易姑撮其中請絕倭擧義時封事諸篇及傳信言行錄題曰抗義新編刋行于世矣今又以此兩疏別為一書名之曰東還封事後之欲知先生者當於抗義編觀其精忠壯節於此封事中考其經濟大志則雖不必遍觀全集而亦足以知先生之槩也盖先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明誠兩進有體有用而所以行之者一也如使先生生於泣麟之前得逮摳衣於洙泗之間則吾知先生必能優入升堂之列而決不在七十子之後矣嗚呼盛哉

書湖南義錄後

嗚呼余往在丁未年間嘗拜月汀先生於門下終日陪話月汀曰湖南古稱多節義之士壬辰之亂死義者幾人高招討金倡義外吾未之有聞也余以崔兵使以下十餘人言行事蹟一一陳列月汀大加歎服曰子爲我記其事蹟爲一通以來吾當作序跋附于編末以圖不朽也余唯唯而退憂患沉埋荏苒十餘年未及就稿而月汀遽捐舘舍矣余惜其志之未遂痛傷特深獨慶溪堂追思月汀之言仍編集是書名之曰湖南義錄書旣成客有難余者曰此編所録有

開世教誠為可嘉抑壬辰丁酉之亂吾湖南文武士夫死於凶鋒者不可勝數而子只取崔兵使以下十餘人何也余曰不然彼文武士夫之死於凶鋒者豈盡皆明白死義之徒乎若死義之跡不甚明白則不可使吹竽混真於其間也盖此十餘人之外或不無明白死義之人而余未及知者則吾將以俟夫後之君子而續筆焉客曰亂後死義者固不止湖南子只以湖南義士編為一書而他死義之士則不得與焉亦有意乎余曰不然余病廢杜門聞見不廣人之為言亦或不公一道人物尚不能詳知況於遠地其何

能得其毁譽之真乎此余所以不敢不謹非有一毫私意於其間而去彼取此也至如宋東萊(象賢)之君臣義重父子恩輕金義州(汝屹)之國恥未雪壯心成灰劉助防(克良)之義不退生甘心死綏邊海南(應井)之涕泣數日踵死重峯李金海(宗仁)之脆挾兩賊大呼投江李兵使(福男)之冒入圍城同死天兵其精忠壯節人無間然者則余之景慕豈在於十餘人之下哉客曰然則子何不以此六人並錄於編中乎余曰不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夫以湖南一道義士之多至於十餘人則一國之内死義者豈止此六人而已其中必有余

未及知者矣今只以此六人並錄於編中而他死義之士或有遺焉則雖曰余未及知其不敏之罪將與蔽賢者同一歸矣今吾只舉湖南義士余所詳知者以爲是書其意不過如此而已客釋然而退因記其語跋于尾以志余編集是書之意云

書靜菴先生遺蹟後

謹按靜菴先生方被寵遇　經席之上每以崇道學正人心法聖賢興至治之說反覆　啓達辭旨勤懇
中廟傾聽一歲中超拜副提學先生遂以致君經濟爲志知無不言多引淸流布列朝廷欲革近代拘

常之習以遵古先哲王之軌于時流俗大臣多不悅
而莫敢言士林興起而間有好名者雜進論議太銳
作事無漸先生以爲做事不可卒迫當以漸進與申
公鏛李公耔權公橃每抑儕輩之喜事者於是浮薄
之徒反以先生爲依違苟循迹同憸邪至有欲彈劾
者先生自知事必敗白 上曰臣學術不足而爵位
過高欲得一閑僻之郡讀書進學然後乃復立朝而
聖明不許故眷戀遲回臣罪大矣嘗一日先生與
金公湜金公絿諸友會話崔壽峸自外至立而
不拜悉呼金湜曰老泉可飲我一器酒即與之快飲

曰吾乘敗船幾溺心甚怖悸今飲酒釋然也亦不辭
徑去座中怪之先生曰敗船之喻指吾輩也顧諸君
不知耳然則先生非不知時之不可為道之不可行
而猶未敢决意遠舉卒之身陷大戮國隨以亂使後
人反以為深戒不復有為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雖然
吾東方理學無傳麗季鄭圃隱始發其端而規矩不
精我 朝金寒暄接其緒而猶未大著及先生倡道
學者翕然推尊之今之知有性理之學者皆先生之
力也然則先生之道雖不顯於一時其有功於後世
可謂盛矣

書善養疏劄後

余往在庚辰年間抗章論事其中如金尚憲鄭蘊俞伯曾介和一款初以愛君憂國之誠光明正大之氣許之後以扶植綱常之志慷慨直截之言改之時俞參議子修牧綾州見疏謂余曰愛君憂國光明正大此八字於三子未爲不可而君之初許後改何也余答曰凡告君之辭一言一字不可不慎不然是欺君也慢君也欺慢君父豈臣子所忍爲哉吾嘗爲公言之公其聽之趙絅之駁洪瑞鳳設或過擧絅即諫官也金相之論啓請因前古所未聞又跡涉於黨同伐

異此果光明正大者乎南漢危急之日爲臣子者死
則死不死則陪　君父出城若青衣牡行則抱持號
哭如李若水可也若還宮則當與同志竭誠戮力痛
陳復讐大義言不用後解職還鄉尚未晩也彼金鄭
二公訐不出此只以斥和一事僅塞其責而鄭公則
尤有所未安者旣退之後不能杜門絕迹指嗾凫魁
餘孽無賴子弟夜入祠宇偷出位牌此非光明正大
者所能爲也俞伯曾之論事雖曰直切而惟尹昉金
瑬而已至於金自點則一言不及其與光明正大大
相懸絕余之所改蓋以此也未知公以爲何如子先

公之族弟也聞之必讐余矣子修曰君與子先素昧平生何以知子先乎如使子先少有讐怨之心則非子先也其後子修言于子先子先無一毫滯礙而先以書再三問訊曰爲神交未幾子先得重病沉綿累歲竟至不救痛哉痛哉子先既歿子修諸友以其疏劄千里專人屬余編集余悲感嗚咽不忍披閱投諸篋笥過數月出而讀之疏中所作皆是與子先世世同志之人而昌平誤國之罪亦不過臨亂無謀恇㤼之所致也其視　先王朝甲申後任事之臣不計國家安危生民休戚如鹿屯屯田海西蘆田王非子孫

推刷允可以失人心者無所不至沙火同之類處處有之猶且交通日本悉罷防備 皇賜銀緡四心都忘先事豫謀之策反以為妖鬼竟致壬辰之變而當時大小臣僚無一人言之則若子先可謂知有國而不知有其家知有君而不知有其身者彼偏私護黨忘君負國之輩其不為子先之罪人乎宋孝宗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張南軒對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此真擇臣之要法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雖然忠直之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事必涉於瀆擾牵裾折檻

責難陳善其言又苦而易忤傥倖之臣卑遜謙恭突梯脂韋其貌有似於敬君阿諛順旨側媚逢迎其說又甘而可悅積悅生愛積忤生憎愛憎分而黜陟行終至於忠直盡去傥倖盈朝國家之元氣大敗而喪亡隨之未知子先其亦有見於此以伏節死義自許而能爲犯顔敢諫者乎天地間至大至剛之氣唯子先善養而得之矣不意吾東方末世而有斯人也噫子先之清名直節如彼其卓卓而以其子曰狂出走仇疾者秉釁藉口至以無理之說不近之談加之於身上設使子先誠有是事於古人處變之道有所未

盡而已非爲大段過惡而覓疵求瘢如恐不亟何氏所謂謬用其心此輩當之寧無愧乎子先當今第一人也一代名流無非與子先交遊者如余則牛山一罷翁耳貴賤懸殊京鄉隔絶紫芝眉宇未嘗一接編集之托不在於彼而遠及於此余何敢固辭以負子先平昔期待之至意也於是遂分類爲陳弊論事二編總名之曰善養疏劄此編倘不至於泯沒無傳使後之偏私護黨忘君負國者得有所觀感而興起焉則其於世教豈曰小補之哉

書老棘灦辭後

右故巡平府院君李相公遺事而余所纂輯者也余
年後於公十六歲各在京鄉未得源源相從特以義
氣許為心交公以余爲知公者莫如余余以公為知
余者莫如公公自少出入牛栗兩先生門下年有少
長時有先後縱未及一時並登亦不可不謂之同門
也竊見公之言行出處則癸未年間栗谷爲羣小所
搆禍將不測人皆畏縮無敢出一言伸救者公挺身
獨當不計利害前後疏章非止一再於是以公爲黨
論一邊人無不擯斥己丑逆變公力救鄭相彥信及
白振民然後人始稍稍歎服矣至如鄭仁弘則與公

爲平生仇敵國人所知而戊申年仁弘被竄時公言于當路而救之其言雖不得見施人皆知公前日許多陳疏不過救師友而已非爲其黨論也及其反正後十餘年當國屢事之際論議之間雖或有好勝過激之病原其本心則非有偏私是以無彼無此萬口一談皆以爲君子人也語曰侏儒觀一節此數款雖小亦可以知公之大槩矣言之至此又有所悲感焉往在乙丑冬余拜公於寓宅其時月沙亦適至於是相與偶坐從容談話語及重峯月沙曰吾東方萬古綱常非重峯幾乎墜地重峯事業非士羞將至於泯

沒無傳天旣生重峯又生士彥其意非偶然也公曰諾因戲之曰士彥於重峯未及登門覿德而猶尚如此況如我旣爲知己又爲同門則士彥豈獨爲重峯之士彥乎余荅曰余之爲相公士彥則易矣竊恐相公不得爲士彥之重峯也仍相與戲笑而罷後數日公袖一卷書來至鄙所謂余曰吾之平生事蹟略備於此但語多支煩君須置諸左右時時披閱以君所見刪削可也曰出而贈之乃甲寅年推考草也厥後余又與公會滄浪翁家打話滄浪時病不能起居吾兩人獨聚首團欒滄浪扶而起顧而戲之曰我則病

已至此無復可為觀二友相與好嫉妬之心自然出矣曰噓唏歎息吾兩人不勝悲感揮涕各散未幾滄浪竟至不救其後六七年間公及月沙相繼而逝惟余一身孑孑獨存每念及此不覺涕泗交頤也後丙戌秋公之孤延陽延城兩相公以公平居日記囑余編輯余反覆思之公之親舊零落已盡此編之録非余其誰遂分類為八總名之曰老棘（奴達切辛甚曰棘）遺編

或問老棘是何意余曰昔秦檜使所親說晏敦復曰公能曲從要地朝夕可至敦復曰薑桂之性老而愈棘吾豈為身計誤國耶檜卒不能屈余老棘名編卽

此意也又嘗一日夜余方就寢有人來謂余曰遺編二字請改瀡辭既覺乃一夢也余心甚怪之未知瀡字義意遍考大廣益會等諸書瀡滑也於是改名曰老棘瀡辭不意昔時戲言今反為真談也追惟笑語琅琅在耳言念容儀宛宛於目悲感之懷不能自已抑余今年八十小一疾病沉痼地下相逢想不遠矣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類以此自慰未死之前其何堪宛宛琅琅今於編末聊叙首尾如此未知後日吾三家子孫其亦有覽此而同一悲感者歟噫噫傷乎傷乎

書霽峯先生檄諸道書後

霽峯先生出師檄令人讀之莫不聳慕而興起至於丹心晩節白首腐儒聞半夜之鷄未堪多難擊中流之檝自許孤忠不覺涕泗之交頤信乎有德者必有言矣古人謂讀諸葛亮出師表而不流涕者是不忠也吾於此文亦云滄浪翁嘗言不獨忠肝義膽字字可見文章之妙冠絶今古崔致遠黃巢檄後惟此一篇而已

銘箴

大愚菴銘

人愚我我不愚愚不愚是大愚、

口箴、

言而言不言而不言言而不言不可不言而言亦不可口乎口乎如是而已

牛山先生集卷之九

牛山先生集卷之十

雜著

買還問答

癸巳春正月客有自遠方來者乃主人舊面目曰與留宿於買還堂數日矣一日客謂主人曰君臣際會自古所難而三代以下惟劉先主諸葛孔明秦符堅王景略而已我 朝則 中廟之於靜庵 宣廟之於牛栗可謂聖賢相遇矣靜庵立朝未幾爲權奸所搆殺志士至今究痛栗谷早卒牛溪獨存竟被讒間不得於 君平生以罪人自處至於臨終遺命薄葬

襲用布直領冠用染黑布程子冠黑帶紅紙書銘旌
曰昌寧成某之柩牛車載柩編茅覆棺勿用石灰云
云牛溪何以得罪於 宣祖至於此極先進已逝記
者無人設或有録其一二者當今之時偏黨爲主其
所記録未必盡出於至公無私後生何以的聞其實
願主人爲我略言之主人曰善如子之問也善如子
之問也自東西分黨以來朝廷之上是非混淆邪正
雜糅其間許多論議雖車載馳運難以悉記姑舍是
只以己丑以後人所共知者爲子陳之子其聽之己
丑逆變牛溪承 召入京時黃愼以正言論啓鵝溪

上大怒卽出黃愼高山縣監人言於鵝溪曰黃愼啓辭全出於牛溪指揮以此鵝溪大啣牛溪怨入骨髓每與人言輒曰有一長者欲殺我我必死矣逆獄幾畢西崖謂松江曰 上春秋漸高後宮多王子國本未有所定建儲一事非大臣之責乎吾輩當力爭松江曰諾時鵝溪爲領相松江爲左相西崖爲右相松江與鵝溪西崖期會于 闕下鵝溪再約而再不來後於筵中松江首先陳啓 上不悅鵝溪西崖無一言惟副提學李誠中大司諫李海壽進曰此非獨鄭澈之言皆臣等所嘗共議者也蓋 上意多在信

城君矣於是讒人乘時以爲鄭澈一隊將不利於信城君皷動訛言轉入 闕內又使申碰寧宮奴守護信城君以致 上心疑惑大惡松江必欲罪之辛卯二月 上特出李誠中忠清監司李海壽驪州牧使於是臺諫揣知 上意遂請罷松江而 上特命榜示朝堂七月兩司合啓請竄松江以下數十人 上特命安置松江於江界其餘或定配或削奪或罷職壬辰變初臺諫論竄鵝溪又請斬金公諒爭之甚力 上答曰國可亡兮不忍殺無罪之人及 大駕西遷 上至臨津渡問牛溪所居李弘老以兵郎在前

指迯岊小村曰此是也　上曰然則何不來見我乎
對曰當此之時渠豈肯來見弘老曾往來知牛溪所
居僻遠而欺罔如此七月牛溪避賊朔寧時前府使
金瓚招募鄉兵自以人微望輕欲推牛溪為大將聽
其節制上章　行朝末曰天命人心已絶於　殿下
請傳禪于世子云云　上以為此非金瓚所為必是
成渾指嗾及牛溪承世子召命自朔寧入成川弘老
言於　上曰成渾負一國重望而已歸於世子事無
可為者臣等死矣未知　殿下何歸焉及牛溪入
行朝弘老又曰成渾此來不過為世子圖内禪也前

後搆誣無所不至牛溪全然不知及登對 上下教
曰卿何日還歸世子所乎對曰當初先承世子召命
故來于成川今至此若無 上命何敢徑還 上曰
然則近必留此矣於是牛溪始知其讒入惶恐而退
癸巳正月李提督復平壤 上議遣大臣謝恩衆議
皆以為松江可遣 上疑其圖傳禪不欲許申礫進
曰鄭澈豈敢如是 殿下疑鄭澈則他可信者誰也
垂涕久之礫是申砬之兄而信城君之妻叔父也以
此 上意稍解乃遣之九月 大駕還京牛溪病不
得隨 駕留護 中殿甲午三月二十四日入京詣

闕陳疏待罪 批曰觀卿上疏當初變出蒼黃車
駕避亂過卿廬舍之前而卿不來問自知罪重將欲
死而不得今卿来詣不勝感激流涕之至卿雖病重
宜調理間間叅於備邊司之謀討平兇賊轉危為安
則死當結草而報之矣勿辭牛溪自承 嚴旨惶悚
待罪四月二十三日上疏自劾 批曰緣予之罪國
事至此方賴忠賢輩濟艱難卿宜姑恕予罪間預諸
宰之列規畫邊務何如倘蒙卿之力掃蕩此賊則予
不敢報卿之德而 祖宗在天之靈豈不有感於冥
冥不勝涕泣之至且勿辭五月牛溪上便宜時務十

四条第一条請罷貢獻貿易市上末条論言路不開
宮闈不嚴近習干政賄賂公行云　批曰予甚嘉之
當下備邊司議處不踏啓字下備邊司備局回　啓
曰十四条無非為國血誠當時切務其中第一条罷
貢獻貿易市上尤合於今時請爲先施行　答曰依
啓後三日京畿監司狀啓曰水剌物膳亂後飢民扶
持而來相繼顚死無路進上今聞重臣獻策備局回
啓已蒙　允下若速行是策可以救此云　傳曰成
運所獻貿易之策勿爲施行蓋牛溪於義州　行朝
上劄陳宮闈不嚴言路不開之弊此劄又及之觸犯

忌諱以致所獻之策並不用焉
客曰讒間之說其來已久人多知之者 宣靖陵奉
審不令之輩或以爲牛溪忌西崖得功以眞爲非眞
云然耶主人曰當初 宣靖二陵被賊發掘焚燒之
禍 靖陵壙中有屍未辨 玉體眞僞賊兵猶在漢
南故移其屍於松山 上命宗室諸臣偕往奉審牛
溪與摠護使崔興源等癸巳五月二十九日到松山
奉審之日大臣以下欲先拜哭然後奉審牛溪曰
玉體眞僞時未辨覈而先爲拜哭則是君之也吾意
先行奉審决知爲 玉體無疑然後拜哭似當諸公

曰諸吾輩未之思也將入奉審牛溪曰諸臣逮事
先朝者只數人餘皆未覩　龍顔今何所憑據以驗
之乎宗室及後宮逮事　先朝者亦來此云先以諺
書詳記　御容以出然後乃入奉審以其所錄一一
準驗方有據依也諸公曰諸吾輩未之思也時京城
設改葬都監六月初二日牛溪自松山入京城十二
日赴　宣靖陵奉審本陵發掘處十三日還入京遂
赴改葬都監大臣令奉審諸臣各具所見書納牛溪
議曰　宣靖兩陵三處發掘焚燒之狀大槩如一
玉體經火未成灰者骨節分明可認玉灰色頗白異

於草木之灰其重又倍於常灰者兩陵三處皆同矣
灰與骸雖未知眞出於 先陵遺體而亦不可以爲
非眞則 靖陵又有 玉體在壙中何敢窃觀凶賊
所爲非出於士卒攸寶貨之計乃賊將所深讐我國
者也何獨於 宣陵肆凶而 靖陵好全 玉體乎
且 靖陵蕘掘之穴狹而且深壙底只容 梓宮更
無餘地於焚燒 梓宮之際必須移出 玉體於外
以候火熄然後還置壙中此賊窮凶之心何至委曲
如此乎皆未可測也松山未奉審前遠事 先朝宗
戚及女侍預想 御容先爲記錄以示諸臣然後奉

審則非徒年遠枯擯無可指認肖似處其錄言　先
王龍顏長顱骨長而此則似是方面之人　先王腦
後平而削妨於着笠而此則似是有骨　先王年衰
稍瘦而此則胷闊平濶似是平日肥大之人凡此所
見皆不與所錄同然頭面皮膚既落幾盡難於辨認
察識分別無所憑据既不可以智慧求之又無可以
事證相參臣子之情惘迫遑遑罔有所極云云於是
不令之輩謂牛溪忌西崖得功以真爲非真欲搆陷
牛溪而不敢發越四年丙申四月遂臣李好閔白
上曰頃日震電之變極爲非常臣竊有過慮者　宣

靖陵奉審時聞　中廟玉體嘗有患腫受鍼之痕而
頗亦有驗老宰如宋贊商議可疑之際有一宰臣大
言其不可其議遂寢云如此大事安有不甚盤驗而
徒以大言止之哉當時以體察使軍官為詭取他屍
以要功若以溝壑取僵屍則方夏豈有不腐爛之理
此甚可疑　上曰鍼痕之說予曾未聞極為驚駭問
于大臣西崖議松山奉審顯是年久尸體而朴惟仁
以手巾沾水拭背則背後左邊肩胛有二穴一大一
小相去一分許故當時即據所見為啓辭臣意則常
以為議定之後當依　上教厚葬為是矣其時已為

廣議以定則令不可輕議崔興源議臣在癸巳忝摠
護使之 命松山所謂 玉體年久辨別極難德陽
君夫人西陵君母朴氏扶安都正碩壽永原守德壽
等亦來未奉審前寫出 御容表著之事而與諸臣
所見不似人多疑之他無可驗之事故臣於各陳所
見之時以此意別書 啓達曰面上肌肉消盡頭髮
脫落鼻梁破缺兩眼俱陷兩唇皆無胷膛高厚肥大
骨節不露以手按之則柔不堅硬背後肥廣兩手兩
脚堅枯胷膛下腹上横畫有三似是釼痕右邊臂上
有一大破穴肩胛下左邊有二破穴一大一小腰下

臂上有破穴身長以布帛尺三尺二寸餘云他奉審
宰相從所見別章同封啓聞 行在賓廳會議定奪
矣所謂受鍼之痕只見兩處有穴患腫受鍼與否不
能明知故當初只以有穴書啓曰柳成龍之議近地
掘塚可疑處禮曹參議李瓘與本官按同摘奸終無
所得矣伏覩李好閔啓辭不勝驚悚敢陳大略金應
南議松山奉審時臣以禮曹判書進去崔興源與諸
宰臣相議預寫 先王玉體上憑驗之處以為可據
之地而松山屍體與内人等所錄不同臣之所見如
是云云蓋西崖以體察使在臨津地先聞 兩陵發

掘之變使軍官往審收藏故西崖之意則以爲真也
而崔興源沈守慶俞泓金應南李德馨崔滉宋贇李
憲國李齊閔權徵李磩李璀白惟咸扶安都正永原
守等啓皆疑其非真牛溪之啓亦以爲可疑至是好
閔附會灾變投合時論以爲一宰臣大言止之所謂
一宰臣指牛溪也未辨　玉體真僞先爲拜哭是君
之也先行奉審決知爲　玉體無疑然後拜哭似當
云云是果大言止之乎令宗室後宮逮事　先朝者
詳記　御容以出然後一一憑驗云云是果大言止
之乎其時如老宰宋贇輩何不立異反從其言而奉

審諸官亦無一人不從者何也若牛溪忌西崖得功以眞爲非眞則牛溪是大逆不道之人也　王體非眞而西崖强以爲眞則西崖是大逆不道之人而其餘許多奉審諸官心是西崖口從牛溪者皆是大逆不道之人也奉審一事大逆不道之人何其多也客曰西崖平生以謹愼自守雖尋常言語不敢先諸人開口獨於此大事斷以爲患腫鍼痕則不無所見而主人反以爲疑抑有說乎主人曰　中廟嘉靖甲辰昇遐至萬曆癸巳已過五十餘年而患腫鍼痕宛然尙存則此是大腫遠事宰臣及後宮宗室諸人皆不

知而西崖獨知之何也　中廟患腫受鍼之說自平
時盛行於中外而今之奉審以為證驗則西崖之議
似爲宜矣患腫受鍼之說前後未聞而西崖獨聞之
何也西崖既知此腫痕與否則彼胷膛下腹上三畫
右邊臂上一大破穴腰下臀上破穴西崖亦必知其
爲某痕某痕而一言不及何也至如近地掘塚驗其
眞僞此尤苟且其時賊兵猶在漢南殺戮人民處處
遍滿所遣軍官何苦冒賊兵掘人塚然後　御體可
得乎以僵屍方夏腐爛爲執言則癸巳四月賊退屯
嶺南其前逐日殺戮或有曾已腐爛者或有未及腐

爛者其爲計自以爲得而實則未之思也

客曰奉審之事既得聞命矣請問奏本之議主人曰諾壬辰之亂　天將李提督如松既復三京癸巳四月賊退屯嶺南猶窟居沿海十餘郡請和東征將士憚於進戰議退守鴨綠使沈惟敬與賊將平行長約和行長遣還兩王子使小西飛彈守久大夫進請封貢之息兵部尚書石星始以救東爲已任力排退守鴨綠之議至是反用惟敬之計欲以和事退賊謾言賊歸賊猶肆兇如舊是冬奏請之行我國乃蔑其欺罔之事諸將爲科道所彈故諸將皆致怨於我曰以

怨報德又曰人心之險一至此哉又曰朝鮮狡詐又
曰吾怡爾國殺我了又　皇勑曰朝鮮尺土一民朕
無與焉朝鮮其善自爲計又撤還劉兵退守鴨綠之
令已至我國問知所爲甲午四月宋經略應昌罷去
顧侍郞養謙代之止陳奏使許頊於遼東俾不違遣
參将胡澤移咨我國大臣責以句踐屈巳自強之事
且令奏請和事於是衆議不一或以爲我國不可與
於和事賊來則寧渡遼而已顧咨斷不可從也或以
爲不得不從顧咨而奏本大指只将賊情開陳而巳
留參将月餘而議猶未决領相西崖上劄曰我國既

無以自振但欲倚賴大國以圖興復而宋經略李提督皆已罷去顧侍郞纔至所言之事又一向堅非任事之臣拂然背坐不肯同心則我國之事無乃益睽孤乎 上可之五月十七日 上接見胡參將許以奏聞一如顧指而難其措語二十六日 命招備局堂上議奏本大旨西崖約牛溪同入對時忠淸監司李廷馣狀啓請姑許倭和以爲緩兵之計登對初左右爭陳廷馣可斬牛溪素知廷馣忠信大節恐得重罪乃啓曰廷馣之意實出於盡忠報國作此難言之說似不必重加罪責也 上不悅及對奏本之問牛

溪曾與西崖議合陳不可不奏請之意一如西崖劄
辭 上尤不悅西崖終不敢發一言而退翌日 下
教欲傳位世子西崖上劄辭職牛溪上疏待罪 批
曰有懷必盡人臣之道況人之所見不同何妨之有
宜勿辭更加盡言所懷時邊將邊夢龍者有與賊通
書之事 備忘記邊夢龍潜自通書乞和於君父之
賊其罪上通于天予固憤憤必欲誅之以扶人紀今
人心不淑邪説肆行古人曰邪説之害憯於洪水猛
獸予朝夕人誠不忍聞此議者曰邊迷劣人何咎焉
有識之人則以有識恕之迷劣之人則以迷劣饒之

然則天地間更無是非刑政惟恣行胸臆滅絶倫紀者皆可為憂國忘身之人矣云云有識之人指牛溪故牛溪上章乞退　上有詩曰一死吾寧忍求和願不聞如何倡邪說敗義惑三軍　傳曰奸人邪說惑世誣民一至於此又曰允令朝廷處置及邊將所為皆為渾邪說所誤曰　命榜示朝堂朝廷不即奉行則　御製詩三下備局必欲成罪故臺諫東嵒金宇顒等相繼而起請治和事之罪曰必須早定王法然後無愧於　祖宗有辭於後世云云蓋欲歸罪於牛溪將加顯戮也丙申冬楊邦亨等不克成封事而回

丁酉春清正復屯西生浦　皇上以關酋負朝廷大
恩戕殺官兵荼毒朝鮮將石星下獄沈惟敬拿問發
水陸兵十二萬以討賊李墍以大司憲欲乘此機論
陷牛溪西崖止之夏五月宰列退居其鄉者推考時
御筆抹去牛溪姓名以降以此乘時抵斥者不遺
餘力時李爾瞻鄭仁弘等與西崖角立互相排擯爾
瞻等非推尊牛栗者惡於攻西崖倡言主和者成龍
而反以成渾為主和成龍真姦邪也由是時人不敢
恣意攻牛溪戊戌春　上以辨誣事議遣大臣　上
特命西崖西崖辭以母老又有待大臣不可以牛維馬

縶之語　上盛怒於是甯瞻等首先論劾儒生尹弦
柳潚洪奉先崔喜男等相繼投疏西崖罷歸冬鄭仁
弘門客文弘道以主和爲目抵斥西崖削其官爵右
議政白沙李恒福上疏言臣曾在南中與李元翼語
及時事臣謂今日國勢如人氣窒喉閤百脉將絶必
先下此氣然後生道可議此言惟元翼聞之他人不
知然臣何敢謂人不知而隱然自諱乎今旣以此罪
成龍則次第鋤削當及臣身矣巳亥六月　上命還
西崖職牒三司又論之　上答曰論事過情則非但
其人不服傍觀者亦不服矣以主和二字爲執言之

地至比成龍於秦檜檜受虜人旨保全妻子而潜來
于宋所以為金謀力主和議殺岳飛等今成龍亦有
潜通陰謀之事乎是說足以服人心而定國是乎盖
其心惘 宗社之将亡 天朝旣令許和故權就其
事律之以直道則予亦不敢不謂之誤也原其情不
過如此而已嗟嗟其時孰不靡然到今爭自脫然曰
余無是也余無是也此皆右相之罪人也且排衆論
夜半遣使之說尤不足道其時廣收廷議在政院可
考也時牛溪歿已逾年矣越四年壬寅 答善山儒
生金翬疏曰當君父枕戈對壘之日揭臂君前乞和

讐賊不知此義何居予卽面責退而不勝憤憤題詩
壁上以爲彼哉彼哉汝知予詩乎此成渾之罪案也
答韓孝祥疏曰導君父乞和讐賊云盖賊與我旣
爲讐敵大小臣僚皆以爲不可和是時許款之議制
在 中朝非我國所能爲也設以爲罪西崖爲首廷
馣次之牛溪又其次也 上於西崖分疏若此獨於
牛溪屢下 嚴教然後人皆知和議非牛溪之罪而
上怒實出於讒間故前後攻牛溪之徒相繼而出
吹毛覓疵無所不至未嘗有及於斯者若非西崖則
牛溪之罪不在於遺君黨奸而專在於和議其罪不

止於削職而終至於竄殛必矣大抵與和議一事人心可知西厓主論東崗無一言攻斥而牛溪之被上怒也東崗請以早正王法西厓削奪白沙陳劄力救而牛溪之被罪也白沙無一言伸救彼東崗白沙皆是流俗中頭角稍秀者其處心行事猶尚如此其餘懷邪觀望隨勢變易之輩何足責乎

客曰癸請和事非西厓牛溪之罪不待主人而人皆知之矣壬辰之亂或以爲西厓所致至比於秦檜此議何如主人曰不然平酋求和辭極皃悖于時西厓當國主論其心以爲許則無事不許則有禍欲許之

上令廷臣二品以上獻議李韓興山甫以為不可
許尹海原斗壽以為宜奏聞 天朝其餘皆以為便
及其亂作争相攻擊比之於秦檜此豈獨西崖之罪
哉不過偏黨詆毀之論也客曰趙重峯起兵疏亦曰
成龍之主和招冦甚於檜奸然則重峯其亦偏黨詆
毀之類歟誠如是豈可謂之重峯乎主人曰若子所
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西崖之主和也獨重峯知
其大亂丁亥辛卯五六年持斧伏 闕叩頭流血叩
頭不已至於痛哭西崖終始不聽重峯之以西崖比
之秦檜雖似過激決非偏黨詆毀之論也客曰然則

西崖此外他無可議者乎主人曰不然西崖雖謹愼
當國累年豈無所失李潑之老母推鞫松江則使其
女醫扶護起居嚴刑 命下終始力非西崖則不禁
獄卒任意驅曳坐視壓膝一言不救鄭彦信之妄發
上震怒大司諫崔滉請按律定罪 上卽命賜死
松江極力伸救而西崖則不與惟私語曰宋朝亦有
盧多遜云云崔守愚之被鞫松江約西崖同救而西
崖初諾後異旋曰如我者何敢救解云云金德齡之
死金應南鄭琢諸公相與救解而西崖則非徒不救
反以爲縱而還擒未之思也云云黃廷彧號召檄有

曰廟堂力主和金秦檜之肉欲食此則黃愼之所作也以此黃廷彧眞僞兩書匿不以聞使其父子終身坎軻黃愼留賊陣三年曰差日本使臣幾死幸生此則西崖之未盡處豈可謂他無可議者乎又有一事鵝溪與人言言必稱栗谷爲聖人松江爲多病痛君子語及牛溪哂而不答西崖每稱贊栗谷曰叔獻能見數十年將來之事如我輩身親當亂冈知所爲使國事至此我輩是叔獻之罪人也嗟歎不已至於重峯人有問者惟曰生前未知其賢死後知之何關壬辰録凢射一賊斬一賊者無不昭載獨於重峯一言

不及非徒一言不及其年間重峯濆子完堵上疏請
褒賞同時死節之士西崖防啓時金睟徐仁元以錄
勳都監入啓曰此人忠烈非他義兵之比請一一褒
奬以勸後人西崖猶牢拒不許完堵又疏斥西崖以
爲懷嫌西崖上疏辭職　上荅曰狂夫之言何足取
乎金徐之於重峯其讐怨與西崖少無差等而西崖
之防啓金徐之請褒相反若此孰是孰非愚不敢知
也客曰黨論之偏雖日甚一日其中亦不無一二公
心者而未聞有一人愛惜牛溪者何也盖有之矣我
未之聞歟主人曰西崖之於牛溪人多以爲不相得

此乃不知者之言也玄風人朴惺嘗上䟽托以陳時務末以牛栗爲奸黨之魁小人之難卞者至謂牛溪搆殺崔永慶欲爲将来誣陷之計西崖見䟽謂其幕士韓嶠曰朴惺爲人君知之乎非失性安得爲此言慨歎久之松江削奪後時人以牛溪爲松江之黨欲加之罪問于西崖西崖曰成某本以山野之人 聖上破格待之屈己下之如使成某出爲世用則未知爲君子耶小人耶今朝廷未嘗試用而遽以重罪加之則於成某少無虧損而其於傷國體累聖德何其議遂寢吳判書億齡兄弟與牛溪有族分所見雖殊

情則相切牛溪歿後十餘年判書船過長湍石壁望見牛溪舊基即題一絶曰白屋遺基在青山舊迹非孤舟揮淚過江雨暮霏霏望遺基揮淚而過則其無攻斥之心可知未知其家子孫曾見此詩否其必有悲感者矣韓久庵西平兄弟與牛溪交道甚踈牛溪之削奪西平奮臂大言曰謂松江搆殺永慶者艱難做說話今又以牛溪為搆殺古今天下寧有是事云云久庵嘗爲拔救待牛溪夫人如事親戚耶得珍饌連續不絶時往溪上與成永同文濬講論太極諸書李參判廷馨臨終謂其子孫曰邪佞之輩攻擊牛溪

汝等萬一參論則非吾子孫也云云是以牛溪立祠時參判子孫協力相助其從子溥以營建有司終始往來以此推之黨論雖偏亦豈無一二公心者乎癸亥以後黨論尤甚僞造 御批僞造乞糧文人多傳誦不以爲怪相與雀躍自以爲得不知者謂之牛栗之不幸也愚則以爲牛栗之大幸也客曰何謂也主人曰夫質非上聖學非大成則氣質之病言行之疵在所難免今之論牛栗者若就其論議上而曰某論有病就其行事上而曰某事有失則此固君子責備之說雖推尊牛栗者何敢有所論辨乎今乃不然構

虛揑無無所不至猶以爲不足終至於僞造 御批極其凶悖則前後攻斥皆是此類玆豈非牛栗之大幸也客曰朴守庵枝華朴畊山凋嘗謂人曰天爲我朝數百年 宗社生栗谷爲吾東方萬古綱常生重峯其意非偶然也未嘗試用皆已早歿天意未可知也云云守庵畊山是何如人而其言若是耶主人曰此二人出自寒微非東西黨與中人物其爲言豈無所見而發也客曰主人於偏黨深惡痛絶如避仇敵固其宜也但論議間至謂之無父無君弑逆之徒竊恐其言似爲過矣主人曰子不讀論語乎論語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大文下註朱子以爲吮癰舐痔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也今之偏黨皆是患失而有甚於古之患失則愚之所言豈爲過乎客曰主人旣以讜問奉審叅本三事一一論辨其他未盡之說又從而歷陳之使無識後生得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豈非大幸遂辭去主人記其語名之曰買還問答

牛山答問

癸未冬十二月牛山主人答澤堂書別紙有曰我朝數百年間名賢相繼而出至論其眞儒則纔數人而已麗季吉注書再言行出處是楊雄之徒而史以

遺逸節義大書特書至比於夷齊後之作史者以此
爲戒諸名賢事業功德筆削之際尤不可不愼也云
云蓋澤老與主人爲相知方受纂史重任故主人言
及之矣後數月客有來訪主人者謂主人曰聞主人
與澤堂書曰我　朝數百年間名賢相繼而出眞儒
則纔數人而已云然耶主人曰然客曰名賢眞儒其
有異乎主人曰異客曰然則何如斯可謂之名賢何
如斯可謂之眞儒乎主人曰有學問有餘而節義不
足者有學問不足而節義有餘者與其學問有餘而
節義不足不若學問不足而節義有餘者名賢眞儒

之異不在於學問而在於節義而已客曰不然學問
不足而節義有餘者或有之矣未有學問有餘而節
義不足者若學問有餘而節義不足則如無骨之人
肌肉徒肥而行止步趨不得自任真箇是鄉愿之類
也謂之學問不可也謂之節義尤不可也有餘不足
何暇論乎主人曰然古之人節義在學問中今之人
節義在學問外愚請粗陳厥由試詳聽之吾東方學
問自鄭圃隱權陽村始論其學問則陽村過圃隱遠
矣論其節義則陽村無足可觀至于我 朝其弊猶
存學問節義分而為二名賢雖多而真儒則少舉世

之人莫之能辨此愚之所嘗慨歎而目之以名賢眞儒者也客曰主人之言極是極是但節義見於亂世若太平無事之時則何以知之乎主人曰是不難只觀其行道與不行道而已矣客曰然則行道者謂之眞儒不行道者謂之名賢乎主人曰然客曰不然三代以上唯伊尹周公行其道三代以下雖以孔孟之聖程朱之賢俱不得行道然則孔孟程朱皆不得爲眞儒乎主人曰不然周季宋末非行道之時孔孟猶棲棲遑遑轍環天下者欲行其道也程朱不在其位惓惓以行道自任孔孟程朱雖不得行道是亦行道

也客曰然則主人所謂名賢眞儒可得聞歟主人曰
考其言行出處則可見何必辨某也名賢某也眞儒
然後知之乎客曰不然此於吾道不是小事主人慮
有後患不欲分明說破竊爲主人不取也且主人既
發言於澤堂若澤堂移書請問則主人其將含默不
言乎主人曰然姑舍名賢請言眞儒圃隱後惟靜菴
栗谷重峯自少有經濟大志及登第立朝不量時勢
不計利害惟以致治三代爲已任則此三賢雖不得
行道其與行道者無異矣客曰三賢之行不待主人
而無不聞知者矣安知此外亦有如三賢者乎主人

曰然豈無其人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愚之所知惟此三賢則何可强其所不知者仰彼唇舌自同於衆人乎客曰三賢中亦有優劣乎主人曰然豈無優劣非區區淺識所敢輕議姑舉其易見者論之則靜庵之資稟絶勝於栗谷而造詣之深栗谷為優重峯之資稟造詣雖似未及於靜栗而見識之高明設施之言許靜栗皆不如重峯之纖悉備具愚所撰東還封事抗義新編君宜仔細去看若重峯實箕封以來數千載間所未有之真儒也噫天不生真儒則已如生真儒則使斯民不得蒙至治之澤何也天意未可

知也雖然非三賢圃隱之學幾乎絶矣或者天意其在此乎客曰名賢眞儒之辨旣得聞命矣主人與澤堂書又以冶隱吉再爲楊雄之徒云然耶主人曰然客曰冶隱之言行出處與圃隱並稱人無間然者今已久矣主人生乎數百載之後有何所見而如是立言耶不瑕有衆人之謗歟主人曰不然凡人之所見各自不同愚之所言誠有可據則衆人之謗何足憂乎 子未曾見冶隱上 恭定大王書乎客曰未見也主人曰冶隱與 恭定爲同學故舊及 恭定爲世子下書徵之冶隱秉傳至京 恭定啓于 恭靖

大王授奉常博士冶隱不詣　闕謝恩上書　恭定曰再於昔日得與邸下讀詩泮宮今日之召不忘舊也然再於辛朝登第筮仕及王氏復位即還于鄉若將終身今者記舊徵召再欲上謁即還從仕則非再志也　恭定曰子之所言乃綱常不易之道也義難奪志然召之者吾也官之者　上也告辭于　上可也冶隱上書　恭靖曰臣本寒微仕於辛氏之朝至門下注書臣聞女無二夫臣無二君乞放歸田里以遂臣不事二姓之志孝養老母以終餘年云　其曰辛朝登第筮仕及王氏復位即還于鄉若將終身云者

是自處以辛氏之臣而非王氏之臣也又曰臣本寒微云者是隱然以家世不食王氏之祿自諉也家世寒微雖不食祿非五百年王氏之民乎以五百年王氏之民臣於賊肫之子則真是楊雄之徒而其爲言殆有甚焉者愚雖不敏豈敢爲無據之言以駁人之聽聆耶大抵此二書當時後世孰不見之諸公記事一言不及是非真僞世無知者反爲之推奬太過至比於夷叔夷叔何其辱哉誠可痛心愚性本踈慵不能與世俯仰自少至老積謗如山今又爲狂言妄談無少顧忌非不知言纔出口身禍立至矢在弦上不

得不義詆斥前賢之誚是所甘心同流合汚之譏庶幾免夫子其諒之客曰名賢眞儒古今所不言治隱出處前後所未知今日主人聞所不聞豈非大幸遂辭去

師友鑑戒

或問於余曰公自少疾偏黨如仇敵每言及必以爲弑逆之徒雖似過激人皆歎服至如重峯趙先生黨論之偏比他人不啻百倍擧國之所共知也公獨以爲不然至使我師友皆欲取則焉公之所見愚竊惑焉余笑而荅曰若子徒觀其外未見其內者也重峯

之偏黨得名不過痛師友受誣爲此過激之論也爲
師友論議過激是他日爲君父伏節死義之本也吾
當爲子略陳其梗槩子其聽之重峯家世貧寒幼有
志行年纔四五歲與羣兒隨長老讀千字文於林亭
亭臨大路有達官盛威儀過亭下者長幼咸奔遑瞻
望獨先生凝然咿唔不絶達官大奇之卸馬登亭招
先生語之曰衆皆觀我行色汝獨不然何也先生曰
不遊目讀書父命也達官擊節嗟歎曰問先生父名
請與相見曰吾東方眞儒今又出矣爲公私深賀坐
語良久極其禮敬而去及年弱冠遊館學時諸生論

妖僧普雨數月伏 闕諸生皆疲困或往來其家或
退歇外廡惟先生朝夕飯外自初至終未嘗須臾離
次諸生皆自以為不及二十四歲丁卯年登第庚午
以校書正字守香室時降香佛寺先生以為文廟佛
寺不可以混同須香抗章 上怒特命奪告身明年
辛未再入香室又上疏曰口讀聖賢書手封供佛香
臣所未忍也自 上震怒論以重律賴兩司玉堂大
臣力救得免於是先生名動京鄉上自朝紳下至韋
布知與不知無不願交一代如朴思庵盧蘇齋許草
堂李山海權德輿柳成龍金宇顒金誠一崔永慶鄭

逑李潑尹先覺許筠洪可臣金睟鄭汝立諸人爭相
推許以為國家安危係斯人出處主亭每言人徒知
汝式師我不知汝式真我師也其見重於師友間如
此及乙亥年東西分黨之後思庵汝立為西人其餘
皆東人而栗谷與思庵蘇齋欲調停兩間共爲國事
而自古分黨君子之不幸小人之幸而君子常少小
人常多故栗谷終為羣小所嫉陰伺間隙謀陷百端
而道無從癸未伲胡之亂國家多事滿朝宰列思庵
蘇齋以下皆是伴食罔知所為栗谷以兵官大為
上所倚重凡策應之事無不擔當而募民納馬庶孼

許通等事皆其時擧措也嘗被　召赴闕栗谷素有
眩暈之疾未及　闕門舊疾遽作入古兵曹以待其
差於是三司合啓攻擊有驕蹇慢上專擅國柄其志
將欲何爲之語栗谷遂退歸海州時汝立在全州慨
然發憤曰此乃已卯羣奸網打士類手段爲士者不
可緘默欲自抗章伸救聞許篈宋應漑等遠竄曰此
盛德事也臣子何敢言乃止其時士子五六人適會
汝立家語及時事汝立曰栗谷聖人思菴賢相李廷
鸞曰栗谷雖賢聖人則無乃過乎汝立指庭邊柿實
曰已熟者孔子半熟者栗谷半熟者其未盡熟子又

曰李潑嘗師事栗谷及論議不一倒戈陰陷甚於他人其不可測也又曰柳成龍外托儒名內實巧詐在朝執論後患可慮廷鸞曰凡論議有始有終可也吾恐兄之所見後不如今日也廷鸞是汝立再從兄弟而世居隔隣者也九月汝立貽書栗谷曰自從者慍于羣小狼狽出關卧不安席食不知味且欲披肝瀝血極言奸人媢疾誤國之狀以瀆 天聽而既而復思則方以無狀見棄於 君父其義似不可强顔以言而復有成丈為之上章陳辨則立雖不言亦無所恨矣繼聞成丈亦遭讒謗纍足還山焚坑之禍迫在

朝夕忠憤自激不可復止乃欲糾合同志抗章赴闕旋聞 聖心開悟如日中天魍魅之屬將自退伏又自隱忍而止以今觀之一二憸人雖見貶逐巨奸尚握時論樂禍之心囂然其未已不幸而天不悔禍則立恐後日之憂將有甚於今日而不可救也言念及此不覺心寒目今朋友十分可恃者甚少區區所望於尊兄者比前尤切其志亦可哀矣云云未幾栗谷承 召入京十一月汝立又貽書曰竊惟吾 君獨排群議至拔尊兄於衆惡之中使為冢宰任之不貳此誠漢唐以來所未有之盛舉也凡在見聞孰不感

激浮零而立之喜有甚焉者云云而其時湖南儒生
徐台壽等五十餘人抗章救栗谷皆是汝立之所倡
也然則癸未以前汝立決不爲東人也明矣先生師
事牛栗儕輩中與李潑一隊最切而李尤重先生以
其用舍爲身之進退焉栗谷爲吏曹參議時李以佐
郞欲大用先生謂栗谷曰汝式用之則大用不然置
而不問可也栗谷曰汝式雖有經濟大志而才不逮
太固執不量時勢遽以三代之治期望　君父不如
意則必有牽裾折檻之患矣君與汝式旣爲心交而
徒以汲汲援擢爲能事則於汝式無益而反有害也

聞汝式今方讀書云稍待五六年學成然後用之亦未晩也君其熟思之李曰自少讀書之汝式公言尚如此元不讀書如我輩何可一日從仕欲辭退栗谷不能止李以先生連擬臺侍諸望時先生以通津内奴杖殺事已得罪於 上終未蒙 天點未幾李以承旨朴好元相避亦見遞先生之於李其許與之重如此壬午年先生爲全羅都事則鄭松江澈以新監司將到境李謂先生曰君與季涵無一面之分焉知其凶險不測乎以君之剛膓疾惡不可與同事先生信其言松江至全州先生避走參禮驛松江遣人請

之曰都事亦有傳掌事不可如是亟行先生乃還府松江把酒問先生曰公以我爲凶險不可與同事徑自避去云然耶先生曰諾松江曰公與我素昧平生何以知其凶險耶旬月同事洞知其情狀然後去似未晩也先生曰吾意已定遂辭去松江貽書粟谷使之勸送先生不得已乃還以松江不洽事嗜酒流連爲不可巡行列邑不飮官酒松江至作詩嘲之先生反以赤子血不忍飮歌而和之終始不變李之於先生其信愛之深如此是以栗谷被誣之時彼此是非邪正昭如日星雖市井賤隷之輩無不扼腕憤發皆

欲抗章訟究而先生爲李珥拘論議猶未定至於疏
中亦曰崔永慶朝過而詈珥金宇顒夕至而嘲珥臣
始疑之以為永慶林下無求之人宇顒進退端方之
士其所譏呵必有所自云云然則癸未以前先生決
不為西人也明矣及甲申正月十六日栗谷歿汝立
即叛之揭臂大言曰自癸未春夏間余始覺李珥之
無狀移書絶交但恨其不早也東人攻栗谷者聞之
喜而雀躍崇奬吹噓如恐不及乙酉夏五月汝立以
弘文修撰承 召上京於 榻前詆斥思菴牛栗曰
朴淳奸邪魁首李珥誤國小人成渾黨奸陳疏欺罔

君父湖南朴淳故鄉海西李珥所居其地儒生等
疏皆是淳珥所指嗾而非公論也臣入城之後往見
成渾責以黨奸欺君之罪又言絶交李珥之意則成
渾無一言服罪矣 上曰李珥生時汝極推尊今何
若是耶汝立對曰臣當初不知其心術後乃覺悟未
死前絶之久矣 上不荅汝立慚懼而退及義州牧
使徐益上疏極言汝立欺罔之狀以其癸未九月書
略及於疏中 上問筵中諸臣曰汝立與李珥書卿
等曾有聞見者乎李德馨對曰臣與李貴同里閈嘗
以其書示臣矣金弘敏亦對曰臣未見其書曰人傳

誑己聞其書中辭語矣　上曰汝立反覆無狀者又曰今之邢恕也汝立情迹既露耳目難掩則患其無辭反以語人曰此乃未絶前書其後有絶交書云栗谷從子李景震上疏又以汝立癸未十一月書書進於是衆口喧騰皆唾罵之汝立遂敗走李猶以爲不然先生始與李角立往復論辨李不聽先生遂移書絶交然猶不忘舊情常懷慨歎時洪可臣出寧湖西李在南平居憂冬先生自金浦衝寒冒雪徒步至湖西與洪極言推尊牛栗之意洪曰栗谷未免爲小人先生曰公對我公然以亡師斥之爲小人君之心事

可知矣拂衣而去洪曰吾與之戲耳君何至此起而
挽之先生不聽仍往南平與李爭辨以背叛栗谷責
之李曰栗谷非聖人安得每事盡善至於背叛吾無
是也君言誤矣先生曰鄭大甫之反覆無狀路人所
知而君不卽絶之反與同事何也李曰人之所見有
始是而終非者有始非而終是者大甫有何所失殊
無悔悟之意先生悲辭苦語悬悬不已者九十餘日
李猶不聽先生曾爲都事時李以其所着毛掩贈先
生至是先生謂李曰君不從吾言偏執已見排斥牛
栗奬許大甫異日噬臍莫及旣已絶交則此物不可

以留以其毛掩還之遂握手揮涕而別時朴天挺兄弟在座天挺與先生舊相識先生旣去天挺問李曰汝式何如人李曰三代上人物但固執是病痛耳天挺曰吾東方末世豈有三代上人物公言過矣李曰汝式非君與吾所敢擬議起而視日早暮曰今日汝式行幾里而止宿乎多有眷戀之情其後李上京到公州時先生以提督官在州庠李請與相見先生辭避而不見以詩謝之遂自丙戌冬至己丑夏凡四年閒連上萬言疏伸救師友又極言時政得失三司合啓請罪謫配吉州嶺東驛時數月霖雨道路泥濘人

不得行饑海嶺東癘疫大熾死亡十七八先生徒步登程季弟典年十八號哭隨之先生獨與典及其子完基自沃川至嶺東二千餘里艱關跋涉足腫脛血意氣自若至春川府使權德輿瞰其行色歎曰真箇是鐵漢也蔡元定無以加矣及其配所闔村以癘氣死者不可勝數典完基及二奴皆染疾完基僅得生奴與典皆死先生精於醫術遍行病村中投以鍼藥賴以全活者甚多先生終無恙方東人之攻先生也或以爲凶險或以爲巧詐或以爲邪毒或以爲恠鬼多般指目無所不至許篈見其啓辭笑曰余曾與汝

式萬里同行知汝式心事者無如我也以汝式爲虛
懷聽信人言致有此疏則猶之可也若以凶巧邪恠
加之於汝式則汝式必不心服而後世不得爲公言
矣蓋先生見東人之主張論議者惟以排斥牛栗爲
發身之資其於國家安危生民休戚則置之於相忘
之域慨然發憤不論人物本品之如何只觀形迹推
尊牛栗者盡爲之君子排斥牛栗者盡謂之小人其
所論議憤激不中如此遂使仇怨堵立以至於按治
其居停主人抵以罪親舊皆畏禍及聞其至輒杜門
不見其終始不改者惟沈一松喜壽金南窓玄成數

人而已先生伏 闕時一松以僉正日日往問又以
詩慰之有狂言滿紙皆忠膽鼎鑊當前戴 聖明之句
南窓聞其被竄追往不及以毛衣一襲贈送其詩曰
一領羊裘寄遠行臨風只欲淚沾纓湘潭莫續懷沙
賦重保餘生慰 聖明人多危之二公不以介意先
生嘗於謫中答友人書曰區區愚騃之計擬欲以海
內萬物各得其所而反使我一家老幼先失其所二
十年讀書猶未達乎淺深揭厲之宜自蹈斯禍誰怨
誰咎金伯胤己卯黨籍今始抄錄而還之恐未暇一
一體驗也宋玉只招三閭之魂不敢明言師旨於楚

廷其意有在而已卯門生乃欲以衆力撕捱其能不
及於大亂耶其流之禍極於乙巳而至于今日又使
我師友當之尚忍言哉尚忍言哉於此一書先生抱
負之志亦可見矣先生嘗論汝立必叛及汝立謀逆
事覺李兄弟皆斃杖下金宇顒定配壯邊而去先生
特 命蒙赦而還行出一路巧違不得相見先生令
其子完堵貽書宇顒曰中庠從事之初豈意時事之
至於此極乎洪水猛獸之患幾乎迫及於 君父而
流聞風議之末大以鄙言為非云不圖年兄之得此
於梁楚之郊也湖南之按雖一緻三山之論來辭嚴

厲非一筆可抗則後雖絶口而心常耿耿槐倅尹伯說問憲徃絶李洪之由曰若與心交則何不累書昭辨期於必悟乎固知昔日强項時百書難回矣反覆思之則伯說之言最近於忠厚而山川悠遠憂懣不到奈如之何謫中艱苦之味憲所備嘗而兄之所徃更鄰乎野人藍關雪擁之句幾入思詠由非朝夕之友而禍纒於此揣分度義思欲痛哭而靡從也餘祝終琢乎玉汝之地以慰遠人之望幸甚未幾李母夫人尹氏亦被拿先生自沃川佩酒徒步邀於中道伏謁路左尹氏初不知爲先生也先生曰我是趙某尹氏

大驚曰公何自來見我耶吾兒曾用公言豈有此事大聲痛哭先生亦痛哭以酒跪進之尹氏曰吾平居以酒扶持公所知也自變起一勺不入口公之至誠若此吾安敢不飮連進數器先生又以毛衣親覆尹氏身上曰日寒如此頗備行資尹氏曰歸見亡兒於地下當以此事一一言之又痛哭先生亦痛哭及尹氏登程先生泣而送之山回路轉不見然後乃止泣既而李妾繼至先生又以一襦與之相泣而别厥後每語及李事輒嗚咽不能言傍人亦爲之感動南窓嘗謂余曰自分黨之後師友之道不全甚矣惟其全之

者獨趙汝式而已昔在辛卯年間吾出宰錦山有一
朝士以使命巡行到郡會汝式自沃川亦来吾三人
皆故舊懸燈夜話語及己丑獄事汝式為景涵咄咄
嗟惜朝士曰景涵之同參逆謀雖萬萬無理原情定
罪則死且不枉矣汝式當杯投地背面而坐謂朝士
曰景涵非公之素所親厚者乎使景涵不死生存則
公言猶之可也既已寃死則公何為出此言士君子
師友之道果如是乎流涕不已朝士大慚深謝汝式
終不快釋雖似過激亦是師友之所可法者也當今
知汝式者莫如君而此事君必不聞故略及之余問

朝士姓名則南窓顧而言他盖不欲其傳之也噫先生之於李雖已絶交終始眷戀其生其死痛惜若此此實人情之所不能到而古今天下所未嘗聞也然則前後陳疏不過救師友而已東西二字了不關於其身而不知者反以爲偏黨夫所謂偏黨患得患失趍時附勢吮癰舐痔弑父與君者之所爲也豈先生之所忍爲哉如使先生少有偏黨之心則舍故舊爲已之徒其誰與爲黨乎大抵自光海朝至于今數十年來偏黨之論日以益甚至於南漢之圍瀋陽之拘亦未免形色之分亢有血氣孰不憤惋雖然彼西南

狃許多士夫豈盡庸惡陋劣之鄙夫乎其中亦必有知君父師友之道者一朝幡然覺悟洗心滌慮各自奮勵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恕一如先生之所爲則偏黨之禍將不至於相戕相殺而和平之氣像國祚之延長庶幾可望盍相與勉之哉

記夢

已卯夏余以肅謝事五月十五日發行寓宿于南平李守白溪堂十六日到長城鄭女家夜深就寢王父鈍菴公以手撫余頂曰汝不聞萬適事乎余驚起而坐則乃一夢也初不知萬適二字爲某字亦不知爲

人姓名私語於心以爲萬適必是晩節頗自恠歎鷄
鳴頭痛腹疾一時俱發不得已十七日舁還于家病
勢似歇十九日朝余披覽牛溪先生文集集中一疏
有曰陳州布衣萬適被徵至京數日而死人皆笑之
云云余於是感而流涕曰若冒熱登程則其爲萬適
之死必矣此先祖神靈告我也決意停行欲陳一疏
以待逋慢之罪亦不得趂時投進而止臣子分義極
爲惶悚語恠聖人所戒此事甚昭昭故略記于此以
示吾子孫云

牛山先生集卷之十終